责任编辑/薛伟平
E-mail:xuewp@whb.cn

世界总体向好

——读《发现的时代》

■姚 颖

美国人艾凯曾采访晚年的梁漱溟先生，并将采访内容编辑成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时隔近四十年，我们能回答艾凯的这个问题吗?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柯塔纳在《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中给出了与大部分人直觉相反的回答:是的,这个世界总体上正在变好。

《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
[南非]伊恩·戈尔丁
[加]克里斯·柯塔纳著
李 果译
中信出版社出版

对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而言,世界的好与坏并无统一答案。艾凯那本书原名为《最后的儒家》,似乎给了我们比较悲观的暗示:如果某种精神不再，世界真的很糟糕。我们试图追问,艾凯这种近似悲观的论调和《发现的时代》的积极结论之间差异何在?

世界总体向好,为什么?《发现的时代》从科技进步、人类共同体更为紧密的联系、全球经济发展、天才辈出等角度，来论证当代世界成就斐然。作者称我们的时代是新文艺复兴的时代，各项指标都可与上一次文艺复兴比肩。

大致上，可把作者给出的那些评判时代好坏的标准视为“硬标准”,它们可量化为实测指标。翻阅此书，我们会被那些踏踏实实的统计数据说服，继而承认:这个世界变好了。各种硬指标的发展就是世界变好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在事实层面的进步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世界变“好”的标准。

《发现的时代》指出,自第一次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生活水平、卫生条件、财富水平等各项硬指标得到空前发展。人类平均寿命不断增长，平民生活水平比过去的皇帝老爷还要高，见过的世面比过去的达官贵族还要多。作者摘选的这些“世界在变好”的标准,客观上适用于每个人。这种通用标准大概可视为绝对或抽象意义上的“好”的标准,它对任何文化、价值观中的人都适用。反之,那些独特的价值观所认为的好才是相对的，它们仅在某个群体中有效。当然，这世界上也可能会有想短命、穷一点、生活条件糟糕的人，那么，任何进步对这种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的确无所谓好坏。不难看出，若改换思路，不预设任何价值观，仅从事实的角度看，世界总体的确在变好。

但文艺复兴还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欧美的各种乱象让当代许多人文学者忧心不已，他们试图从古代思想资源出发为世界乱局给出自己的解答。但我们凭直觉可知，古人有限的生活世界决定了其有限的思想格局，而现代社会面对的问题比古代社会复杂许多，古代思想资源是否对当下有用或许值得商榷。换句话说,人类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无法从各种地方性知识中找到答案。

以现代思维思考现代社会,即便现代世界存在风险和危机,也只能通过现代天才们发现和总结的知识来解决。各种地方性知识无法拯救当代危机。举一个大家都关心的例子:全球变暖。这是涉及环境、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如果按现代人所理解的多数前现代部族的世界观,那我们应该践行与自然和谐相处甚至“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原则。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止步于“天人合一”的理念,人类文明仍然会因不可逆的污染行为陷于停滞。根据气候学家的说法,我们亟需发展地球工程技术、碳捕获和储存等先进技术来切实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那些老旧的抽象价值观无法面对现代社会中的具体问题,但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又太简单。再者,现代人对古人的世界观解读不免有一厢情愿之嫌,想想玛雅文明的消失以及我们黄土高原的形成就知道，古人更多的是竭泽而渔,一个地方的资源枯竭之后再去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生存。

面临眼前的诸种危机，有些人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不再抱有信心。例如,人们近年来对全球化热情不再。但作者指出,反全球化抗议者最终会伤害他们试图帮助的绝大多数人。

部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的确过于简单，要么逆现代社会的潮流而动，要么试图回到古代思维模式，但古代思想注定带有时空局限。每一种古代思想都有不可让渡的崇高和理想，这些崇高之物承载着时人的情感寄托。如果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试图回归并向他人推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诸神之争的局面。事实上，目前面临的各种乱局，无不与各族群秉持各自独特的价值观相关。

让我们再次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我想,在这个充满疑虑的时代，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正如《发现的时代》所指出，我们正处于第二次文艺复兴时代，现代文明的各种指标都蒸蒸日上；尽管存在风险和危机,但我们只要相信文艺复兴中的众多天才比古代先贤更能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这个世界自然就会更好。再者，古代社会中的道理大多已浸润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之中，说起理解，一定是我们能理解古代人，古代人无法理解我们。

东方的软实力

——评《〈易经〉文明观》

■熊 玠

《〈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
成中英 黄田园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有三个特点:第一,体裁仿效《论语》夫子与学生对答的形式;第二,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政治,提出“知易行易”;第三,书中由学生即黄田园博士发问,引出老师成中英教授的谈话,内容从《易经》到“新新儒学”,到“C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成中英毕生研究的心得。

成中英是美籍华人学者,哲学家、易学家、管理学家,“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他还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首倡者与创立者。上世纪六十年代,成中英在夏威夷大学首创英文《易经》哲学博士班课程,促进了西方易学之蓬勃发展,影响深远。近年来,他出版了《易学本体论》《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创造和谐》《从中西互释中挺立：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新定位》《新新儒学启思录》等著作。去年,成中英荣膺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由此可见他在这一领域成果颇丰。

该书的另一位作者黄田园是成中英的学生,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他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易经》哲学思想,提出“《易经》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

书中的精辟之处,譬如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与“道德力”以及“天道”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成中英提出他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成中英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将永享太平。

对于中西文化之差异,作者作了两点非常深入亦极为中肯的分析。第一,中西社会的人际关系不同。从《易经》来看,是先有天地，然后有夫妇。有了夫妇,就会有父子,有君臣,等等。所以,这是五伦道理之基础。由此,在中国社会就体现了道德伦理的发展。由于人与人横向关系需要“礼”与“义”来维系,所以,中国的“礼仪之邦”是靠“内在化”的规则来维持。相反地,作者认为,西方因为有“宗教上帝的关系”，所以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横向的感情精神沟通。而宗教法规,“很快就变成了法律”,所以,没有如中国五伦关系之类的充分发展。第二,西方启蒙运动自约翰·洛克以后,即有政府需要人民(即被统治者)同意的学说,故有“社会契约”的说法。当学生黄田园问及中西在此点上之异同，成中英道出了中西文化最基本之差异,曰:“契约”乃外在观点,而中国则强调内在的“德化”。其差别在于:“契约”是用来强制、约束别人,而“德化”则重在起潜移默化之效果。故孔子曰“居其位,而万物化焉”。

回到前面谈到的“软实力”,我想再加一脚注,即西方对“软实力”的认识是基于attraction(吸引别人的能力)。可是在中国,“软实力”依赖于“身教”或“宽厚”的道德力量(比如己欲达而达人)来使人“心悦诚服”。诸葛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将孟获逮住六次,却都释放了。到擒他第七次时，孟获甘愿投降,俯首称臣。试问,如此显示与运用“软实力”,在西方哪里去找?

展现真善美

——读散文集《月色中的栀子花香》

■雁 阵

若荷的散文展现人生宏大的景象，从生活和创作中发现真善美,展现真善美。

若荷生活在蒙阴的崮乡。崮乡和故土特殊的成长环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就了若荷。青山秀水赋予了她超凡脱俗的灵性,她的散文,总是在显性或隐性之中散发出一种特有的韵味和灵性，如同故里的游云、山野的野菜、崮乡的桃花、山谷里的醴泉一样清新、靓丽。

《月色中的栀子花香》
若 荷著
煤炭工业出版社出版

若荷创作非常勤奋,相继在《中华散文》《散文选刊》《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青年报》等国内外数百家报刊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先后出版《悠悠茶香》《像一片叶子一样成长》《夜色中的栀子花香》等六部散文集。

若荷对大自然的感应是敏锐的。她调动了女性作家所特有的审美感官,包括听觉、视觉、嗅觉,对大自然音籁和天籁洞察入微,然后以她形象化、艺术性的笔触，精心绘制出一幅幅美丽壮阔的散文景象。我最早读到她的散文作品是《一声秋到》。对于秋天的悄然莅临,若荷通过物候的征兆、节令的变化和大自然音籁和景象的昭示，经过她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艺术感觉感应到秋天的生命脚步。在散文艺术的原野上,若荷不为生活原状和自然原景所束缚,既保持其原汁原味的特色,又加上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引人入胜的艺术感染力，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文风格。

若荷对于美学精神的坚守和散文文本的奋勇开拓,使得她的散文之境曲径通幽,意韵深远。她从最初的乡村情境式朴素叙写，转向以抒情为主的诗情画意式写意型散文，向艺术纵深处开掘。我印象最深的是《挂在墙上的村庄》。若荷对于草帽这个象征性的具象与乡土性的喻象,铺排渲染,透过时代和乡村这个大背景,来揭示草帽的美学价值,就有了丰富的内涵与丰厚的外延，乡风乡俗乡土乡情铺展开来，最后定格成墙上挂着的一幅优美、灵动的画卷。

若荷在散文创作上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境界。她的散文以真为创作之本，抒真性，发真情,铸本色。而她的散文语言,是由心灵自由舒卷出来的不绝如缕的情丝,形成含蓄、丰厚和灵动的内涵,从而造就了若荷独特的精神气质。

善是若荷人生追求的另一番境界。她的散文,犹如一双善的眼睛,带着慈爱凝视着我们。这双眼睛,带着博爱和温暖,让人在感动中读到若荷对善的品格和境界的准确诠释。

中国传统的美学范畴,是指含蓄蕴藉、冲淡清远的艺术风格和境界。它以抒写主体审美体验为主,追求生动自然、耐人寻味的境界,获得含蓄冲淡、淡雅清逸的美感。若荷散文的美学特征表现为自然传神、清雅淡远的意境。她以简约平和、婉约柔美、清雅温情的表达方式传递着散文的芬芳和美的情愫,绽放着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魅力。

若何散文创作的核心就是展现真善美。读她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她力求以唯美的方式抵达散文的本质,在文脉中传递向上的力量,在语境中显示散文的美韵，在文本中投射出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光芒。真,是她的美学源泉;善,是她的美学品格;美,是她的美学追求。